

南宋「論詞」詩四首析論

王偉勇

Analysis of Four Ci-Comment Poems 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Wang, Wei Yung

淡江中文學報 第二十五期 第 35~68 頁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

Tamkang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25, P. 35~68, December 201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in Taipei

南宋「論詞」詩四首析論

王偉勇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提 要

本論文係針對南宋周紫芝、楊萬里、陳傅良、劉克莊四人詩中涉及論詞部分，予以析論。此中劉克莊〈自題長短句〉七律，以柳永詞能歌頌仁宗太盛世為例，強調填詞務必反映所處時代，亦即所謂之「實境」為是，已然提出個人「論詞」之見解。餘三人，則僅針對詞人及其作品予以評論，如周紫芝七律一首，旨在論秦觀被貶之心境及辭世之軼聞，然亦對〈好事近·夢中作〉詞，提出「一死生，齊物我」之評論。楊萬里七古一首、則以「妙語久絕弦」，總論秦觀作品，未具體道出所以然。陳傅良七律一首，旨在送別辛棄疾赴閩帥，然亦指出辛氏不得已而為詞人，讀者務必了解其詞中有「人」，庶不致隔靴搔癢。而此等「論詞」詩，恆夾雜於酬酢詩中，端賴讀者披沙揀金，方能蒐得一、二；然對於詞學批評資料之建構，誠不可或缺，殊值詞學同好用心蒐輯。

關鍵字：「論詞」詩 詞學批評 周紫芝 楊萬里 陳傅良 劉克莊

南宋「論詞」詩四首析論

王偉勇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以詩做為文學批評之工具，當自唐·杜甫〈戲為六絕句〉及〈解悶十二首〉之四至八首作品為起始。嗣後作者不絕，如金·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及〈論詩三首〉、清·王士禎〈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趙翼〈論詩四首〉等，均為享譽壇坫之名篇。

此習慣亦影響詞壇，唯始創者為誰？歷來眾說紛紜。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更老成』諸篇而作也，王貽上（王士禎）仿其體，一時爭效之。厥後宋牧仲（宋荦）、朱錫鬯（朱彝尊）之論畫，厲太鴻之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啓一戶牖矣」^①，此說殆以清人厲鶚（1692-1752，字太鴻）〈論詞絕句十二首〉，開論詞絕句之先河。後世從其說者，不乏其人，如楊海明〈從厲鶚「論詞絕句」看浙派詞論之一斑〉^②，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主編《中國詞學大辭典》雖稍作修正，以為約起於清代初年前後，然亦稱「厲鶚〈論詞絕句十二首〉是今傳作品中較早的一種」^③。洎乎嚴迪昌撰

①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王雲五主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年），卷16〈論詩絕句〉，頁390。

② 楊海明：〈從厲鶚「論詞絕句」看浙派詞論之一斑〉，《唐宋詞論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294。

③ 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主編：《中國詞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頁33。

《清詞史》，則修正云：「清人論詞絕句並非自厲鶚始，如常州的陳鶚恆就早於厲鶚作有 6 首，但影響遠不如後者。」^④陳水雲〈論詞絕句的歷史發展〉更往上追溯，而謂「論詞絕句最晚在元末明初就出現了。……在元末明初，以絕句的形式論詞的有瞿佑的〈易安樂府〉（《香臺集》卷下），這是筆者目前所知最早出現的論詞絕句。」^⑤此外，孫克強《清代詞學》稱：「論詞詩宋代已有，如劉克莊有〈自題長短句後〉」^⑥，唯所舉係劉氏所作之律詩而非絕句。^⑦

有鑒於此，本人爰自 2004 年起，經由執行國科會計畫，亦指導眾多學生投入蒐輯、研究「論詞絕句」之行列，主要以清代為主；2009 年至 2010 年，並合力出版《詩詞越界研究》、《清代論詞絕句初編》兩書，總結初步蒐、研之成果。^⑧然論詞絕句起源之問題，該兩書並未解決。此期間黃文吉教授與本人亦指導彰化師範大學博士生趙福勇撰寫《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論文，並囑咐探索此問題。2011 年 1 月，該論文完成後，清楚論斷「論詞絕句」，亦源自唐代。如白居易〈聽歌六絕句〉之論〈何滿子〉、〈楊柳枝詞八首〉之一論〈楊柳枝〉，以及劉禹錫〈楊柳枝詞九首〉之一論〈楊柳枝〉，甚至薛能〈楊柳枝詞五首〉之五論〈楊柳枝〉等，皆是其例。^⑨於焉論詞絕句始於唐代，亦可視為定論。

雖然，以詩論詞固不限於「絕句」，但審視詞壇所側重者，確乎僅止於「絕句」。有鑒於此，本人爰就閱讀所及，持續擴及律詩、古詩等體製之蒐輯及研究。

④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351。

⑤ 陳水雲：〈論詞絕句的歷史發展〉，《國文天地》，26 卷 6 期（2010 年 11 月），頁 41-42。

⑥ 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1 月），頁 68。

⑦ 詳參黃文吉教授與本人共同指導學生趙福勇撰《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 年 1 月，頁 39-40。

⑧ 《詩詞越界研究》（2009 年 9 月）、《清代論詞絕句初編》（2010 年 9 月）兩書，均由臺北：里仁書局出版。前者收錄本人與王曉雯、林淑華、鄭琇文等學棟合撰之論文；後者收錄本人與趙福勇等學棟所收清代之論詞絕句，凡 133 家 1067 首。然俟福勇提交論文之際，又考定前揭書中附錄邱晉成、歐陽述、陳芸三家絕句，亦作於清代，故目前本人蒐得之清代論詞絕句總數，實為 136 家，1137 首（見同前注，頁 38）。

⑨ 見同注 7，頁 40-41。

茲先以所蒐南宋周紫芝（1082-？）、楊萬里（1187-1269）、陳傅良（1141-1203）、劉克莊（1187-1269）四人所作律詩、古詩，予以析論，以見其得失。

二、主文

（一）周紫芝論秦觀其人其詞

周紫芝（1082-？），字少隱，號竹坡居士、靜觀老人、蠅館主人，宣城（今屬安徽）人。早年兩次赴禮部試，不第。高宗建炎元年（1127），曾應詔上書。紹興十二年（1142），以廷對第三釋褐，時年六十一。十五年，以右迪功郎爲尚書禮、兵部架閣。十七年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兼權實錄院檢討。二十一年，出知興國軍。秩滿定居九江，約卒於紹興末，年近八十。紫芝爲詩推崇梅堯臣、蘇軾，強調當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爲蘇黃門庭後勁。但因集中多有諂諛秦檜父子之詩，被四庫館臣斥爲「老而無恥，貽玷汗青」。有集七十卷，取黃庭堅「文章直是太倉一稊米耳」語，命爲《太倉稊米集》，又有《竹坡詩話》一卷傳世。¹⁰

周紫芝論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江蘇揚州高郵人，1049-1100）及其作品，係七律一首，見於《太倉稊米集》¹¹，並收錄於《全宋詩》，詩云：

古藤陰下偶婆娑，南北隨緣意若何；白玉杯寒亭上月，縷金衣斷醉時歌。

還將萬里澄江水，盡洗平生綺語魔；能道秦郎解忘物，嶺南唯有雪堂坡。¹²

¹⁰ 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附小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冊26，卷1496，頁17081。按：關於宋人生平事略之考辨，《全宋詩》所附小傳可謂後出轉精，故爲本文所採用。然爲省篇幅，凡附注事略出處文字，一律刪去，下文類推，不一一附按。

¹¹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冊1141，卷9，頁62。

¹² 同注10，冊26，卷1504，頁17155。

此詩附題序云：

山谷先生弔秦少游詩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道樽前斷腸句，江南唯有賀方回。」¹³此以言語文字知少游者也。余鄉人有官藤州者謂余言：「少游既病，洗沐，步上光華亭，手持白玉杯，命取江水，立酌一杯而逝。」嗚呼！此豈徒然者哉？東坡題少游自作挽詞，以為能一死生齊物我，是真知少游者也。

可見此詩旨在論秦觀（1049-1100）其人，兼論其所作〈好事近·夢中作〉詞；此詩起首兩句，即化自該詞：

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舞龍蛇，夭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¹⁴

此詞係秦觀寫夢境之作，自春路、春雨、春花、春山、春色，縱筆直下；一路行來，至小溪深處，乃聞黃鸝千百，何等舒暢！下片筆勢鼓舞，狀摹飛雲如龍蛇，翻騰空中，煞是壯觀。然以上種種，歸結至末兩句，終由動轉靜，寫自己於古藤濃陰覆蓋下，酣然入睡，全不知東南西北，顯已置身度外，遂能登無我之境。周紫芝頗能體會此境界，故以此詞之末結，作為詩之起首，以道秦觀「一生死，齊物我」，隨緣隨遇之處事態度。據徐培均考證，秦觀係於宋哲宗紹聖元年貶監處州（今浙江麗水縣），至紹聖三年歲暮徙郴州（今湖南郴縣），因之此詞「蓋作於紹聖二年乙亥（1095）春天」¹⁵。即因作於貶所，故向來評論者皆謂此乃秦觀藉夢自道其貶謫心境。而印證宋徽宗元符三年（1100）八月，秦觀卒於藤州（今廣

¹³ 宋·黃庭堅：〈寄賀方回〉，《豫章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四部叢刊正編》，卷11，頁98。按：原文後兩句作「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唯有賀方回。」

¹⁴ 此詞見收於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月），冊1，頁604。

¹⁵ 見徐培均：《淮海居士長短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卷下，頁148。

西藤縣)之事,「詩讖」之說遂時見提及。如宋·王銍《默記》即云:「少游臨死作讖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於西方淨土。」¹⁶

至於臨死前之行徑,除周紫芝題序外,相似之內容,又見於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釋惠洪《冷齋夜話》之記載:

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長短句曰:「山路雨添花,……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州,遂終於瘴江之上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盃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化。¹⁷

據此,則知周詩三、四句,係概括秦觀卒前,醉持白玉杯,欲汲飲江水而化去,以及前此醉時,曾賦〈好事近〉,後果印證其事(醉時歌,即指〈好事近〉,縷金衣斷,即指立化而去)。所異者,惠洪所載係「欲飲」,周紫芝所聞者係「立酌一杯」;至論逍遙辭世,兩人所記所聞則一也。

詩之五、六句,承上而來,謂秦觀臨卒前,既汲取江水飲之,似欲藉此洗盡平生多作綺語之過。此處所謂之「綺語」尤指填詞一事。北宋·釋惠洪《冷齋夜話》曾載:

法雲秀,關西(人)。鐵面嚴冷,能以理析人。魯直名重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詩多作無害,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為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領之,自是不復作詩曲耳。¹⁸

¹⁶ 宋·王銍:《默記》,收錄於《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9月),卷下,頁46。

¹⁷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卷50引《冷齋夜話》,頁344。按:今所見《冷齋夜話》(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1年3月)並未收此條。

¹⁸ 同前注,下冊,頁1711。

此段文字雖記載道人法雲秀告誡黃庭堅（1045-1105）慎勿填「豔歌小詞」，否則「非止墮惡道」而已。然此觀念深影響當時及後代詞人，即黃庭堅〈小山詞序〉亦曾自道此事：

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¹⁹

洎乎明代，俞彥《愛園詞話》對此見解曾予以駁斥云：

佛有十戒，口業居四，綺語、誑語與焉。詩詞皆綺語，詞較甚。山谷喜作小詞，後為泥犁獄所懾，罷作，可笑也。綺語小過，此下尚有無數等級罪惡，不知泥犁下那得無數等級地獄，髡何據作此誑語，不自思當墮何等獄耶。文人多不達，見忌真宰，理或有之。不達已足蔽辜，何至深文重比，令千古文士短氣。²⁰

然周紫芝所處之時代，此說正流行，故對與黃氏同時之秦觀，並以此角度衡之，以為秦氏欲藉玉杯汲江水，洗盡其一生填作「綺語」之過也。

雖然，周紫芝對於秦觀所作〈好事近·夢中作〉一詞所呈現之內涵，實企乎莊老「齊死生，了物我」之境界。為證明所言不虛，乃舉蘇軾〈書秦少游挽詞後〉之言論為證：

庚辰歲六月二十五日，予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或作「光華亭」）上。嗚呼！豈亦自知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²¹

¹⁹ 此序見收於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2月），卷2，頁51。

²⁰ 見收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2月），冊1，頁403。

²¹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9月），冊5，卷68，頁2158。

周氏既同情秦觀被貶之處境，亦藉由當時所作〈好事近·夢中作〉詞，論定秦氏雖處逆境，實有「一死生，齊物我」之胸懷，殊教人感佩。而周氏所以如此肯定，實因其本人頗能接受老莊思想使然。如其《太倉稊米集》，固緣自黃庭堅語，然溯其源頭，實見於《莊子·秋水》所稱：「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²²，故能以此角度看待秦觀之作品。於焉對於詞中「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兩句，亦不強調「詞識」之說，甚至舉蘇軾之見解，肯定係秦氏遭貶謫自抒襟抱之作。此論點，筆者深表贊同。

（二）楊萬里論秦觀其人其詞

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號誠齋，吉州吉水（今屬江西）人。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調贛州司戶參軍。歷永州零陵丞、知隆興府奉新縣。孝宗乾道六年（1170）召為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淳熙六年（1179）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尋除本路提點刑獄。召為尚（此處疑漏「書」字）左郎官。十二年以地震應詔上書，擢東宮侍讀。十四年，遷祕書少監。十五年，因上疏駁洪邁太廟高宗室配饗議，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召為祕書監。紹熙元年（1190）兼實錄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曆成，宰臣令他人為序，遂以失職丐去，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因論江南行鐵錢不便，忤宰相意，改知贛州，未赴。寧宗即位，屢召屢辭，慶元五年（1199）致仕。開禧二年卒，年八十。諡文節，有《誠齋集》、《易傳》等傳世。²³

楊萬里論及秦觀詞，係七古一首，見於《誠齋集》²⁴，並收錄於《全宋詩》，詩云：

²²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0月）《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卷6，頁563-564。

²³ 同注10，冊42，卷2275，頁26063。

²⁴ 宋·楊萬里：《誠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冊1160，卷39，頁1160。

郴山奇變水清寫，郴江幸繞郴山下；韓秦妙語久絕弦，誰煎鳳觜續此篇。
君章詞客山水主，雲錦聘君君好赴；為尋兩公舊遊處，得句寄儂儂不妬。
休道郴陽和雁無，也曾避雪羅浮去。²⁵

此詩詩題為〈送子上弟赴郴州史君羅達甫寺正之招〉，題中「子上」，據辛更儒考辨，即是楊萬里族弟楊扶。²⁶果然，則此詩旨在慰勉奉寺正²⁷羅克開（字達甫，1141-1209）之招，將赴郴州之族弟楊扶，期楊氏能承繼赴郴州之前賢韓愈與秦觀，寫出與之媲美之傑作。詩中提及韓愈所作〈祭河南張員外文〉：「郴山奇變，其水清瀉」²⁸之句，不屬論詞範圍，暫不評述。然涉及秦觀詞作處，亦可略而言之，茲先引錄如次：

〈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阮郎歸〉

湘天風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虛。麗譙吹罷小單于。迢迢清夜徂。鄉夢斷，旅魂孤。崢嶸歲又除。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和雁無。²⁹

²⁵ 同注 23，卷 2313，頁 26617。

²⁶ 辛更儒〈《誠齋集》所載楊萬里家族人物考〉收錄於《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 年第 2 期（總 161 期），頁 53 載：「據〈送子上弟之石井〉詩中少子上與濟翁，真若吾同生。……濟翁往荊州，君作石井行」諸語，子上當與濟翁同為誠齋族叔族楊邦義之孫。」另頁 54 云：「《楊氏人文紀略》卷四亦載：「楊扶字子上，中奉大夫存公之曾孫，於誠齋為族弟」」。

²⁷ 寺正：大理寺正卿的略稱。元·脫脫等：《宋史·職官志五》：「元豐官制，置卿一人，少卿二人，正二人，推丞四人……卿掌折獄、詳刑、鞠讞之事。」（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本，1979 年 9 月），冊 5，卷 165，頁 3900。

²⁸ 唐·韓愈著、馬通伯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2 年），卷 5，頁 182。

²⁹ 以上兩詞，見同注 14，冊 1，頁 592、596。

詩、詞對照，可見楊萬里「郴江幸繞郴山下」，係化自〈踏莎行〉末結；「休道郴陽和雁無」，係化自〈阮郎歸〉末結。而對秦觀詞之總評為：「妙語久絕弦，誰煎鳳觜續此篇」，讚嘆中存有遺憾，遂用以勉族弟楊扶能擔起承繼創作之責。而楊萬里對秦觀之推許，尚見於其他文字。茲舉例如次：

秦七蘇二冰玉詞，絕唱寒盟幾秋草。〈次秦少游梅韻〉

一州斗大君休笑，國士秦郎此故鄉。〈過高郵〉

斷腸浪說賀方回，未抵秦郎翦水才。〈湖天暮景五首〉之五³⁰

由以上三例，可見楊萬里對秦觀，既用「國士」、「翦水才」³¹稱頌其人，復用「冰玉詞」稱頌其作品，甚而謂賀鑄不及秦觀，推崇可謂極矣！何以如此？筆者以為襟懷與際遇相似，致異代相許。茲先舉史傳所載兩人事略如次：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宜正作「光華亭」），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³²

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

³⁰ 以上三例，見同注 25，卷 2277，頁 26102；卷 2301，頁 26437；卷 2301，頁 26438。

³¹ 「翦水才」三字，係化自杜甫〈戲題畫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松半江水。」，見收於清·康熙勅撰：《全唐詩》（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年2月）冊4，卷219，頁2305。按：詩題下附註云：「一本題下有『王宰』二字。宰，蜀人，善畫玲瓏嵌空山水。」

³² 元·脫脫等：《宋史·文苑六·秦觀傳》（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本，1978年9月），冊16，卷444，頁13112。

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冑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快快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冑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冑姦臣，專權無上，動兵踐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³³

比較兩人事略，可見個性皆為陽剛者流，且不見容於時。秦觀自哲宗紹聖元年（1094）坐黨籍後，先通判杭州，而後連貶處州（浙江麗水縣）、郴州（湖南郴縣）、橫州（今廣西南寧縣）、雷州（今廣東海康縣），至徽宗元符三年（1100）放還抵藤州（今廣西藤縣），乃卒於光華亭；六年之間，行走六處，可謂坎壈至極。至於楊萬里之晚年，因忤韓侂冑，遂臥家十五年，雖不似秦觀四處流徙，然「報國無路，惟有孤憤」，甚而因之辭世，蓋亦「一肚子不合時宜」者流，故對秦觀之處境，乃深有感受，遂譽之為「國士」。

其次，秦觀處逆境，而能以真摯沉痛之筆，道出其心境，最能感動楊萬里，故一再稱頌之。即以被化用入詩之〈踏莎行〉詞為例。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卷五十引《冷齋夜話》云：「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云：『霧失樓臺』（略）。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于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³⁴明·王世貞《藝苑卮言》云：「『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又『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此淡語之有情者也」³⁵清·王士禎《花草蒙拾》云：「『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千古絕唱。秦歿後，坡公嘗書此於扇，云：『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高山流水之悲，千載而下，令人腹痛。」³⁶王國維《人間詞話》云：「少游詞境最為淒惋。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而淒厲矣。」³⁷凡此，皆可見稱賞秦觀詞者，代有其人，固不止楊萬里

³³ 元·脫脫等：《宋史·儒林傳四·楊萬里傳》（同前注），冊16，卷433，頁12870。

³⁴ 同注17，然此條亦不見錄於單行本《冷齋夜話》。

³⁵ 同注20，冊1，頁388。

³⁶ 同注20，冊1，頁679。

³⁷ 同注20，冊5，頁4245。

一人！至於楊萬里用「誰煎鳳觜續此篇」句勉其族弟，實化自杜甫〈病後遇王倚飲贈歌〉：「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絃奇自見」³⁸，而杜甫此詩，又係用《海內十州記·鳳麟州》所記之事，茲引錄供參考：

鳳麟州，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為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³⁹

（三）陳傅良論辛棄疾其人其詞

陳傅良（1137-1203），字君舉，溫州瑞安（今屬浙江）人。早師事鄭伯熊、薛季宣，為永嘉學派巨擘。孝宗乾道八年（1172）進士，授太學錄。歷通判福州、知桂陽軍。光宗禪位，遷提舉湖南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改提點浙西刑獄，過闕，留為吏部員外郎。紹熙三年（1192）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起居舍人；四年，兼權中書舍人，因建言調和兩宮矛盾不應，自免而歸。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尋與韓侂胄不合，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1196），削秩罷宮觀，杜門韜晦，榜所居室為止齋。嘉泰三年卒，年六十九，謚文節。有《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等。⁴⁰

陳傅良論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山東濟南人，1140-1207）及其作品，係七律一首，見於《止齋先生文集》⁴¹，並收錄於《全宋詩》，詩云：

³⁸ 同注 31，冊 4，卷 217，頁 2280。按：詩題「遇」字，一作「過」；詩中「麟角」，一作「麟魚」；「莫識」，一作「莫辨」。然據典故所載，宜作「麟角」為是。

³⁹ 傳西漢·東方朔撰：《海內十洲志》（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百子全書·山海經注》本，1996 年），冊 30，頁 9376。

⁴⁰ 同注 10，冊 47，卷 2527，頁 29218。

⁴¹ 宋·陳傅良：《止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 年 9 月），冊 1150，卷 7，頁 546。

長才自昔恨平時，三入修門兩鬢絲；瓮下可能長夜飲，花間卻學晚唐詞。
潸然北顧關河水，簡在西清日月遲；乘鴈雙鳬滄海上，與君從此恐差池。⁴²

此詩詩題爲〈送辛卿幼安帥閩〉，根據蔡義江、蔡國黃《辛棄疾年譜》考訂，知此詩係作於宋光宗紹熙四年（1193）秋，時辛棄疾被任命爲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同時作詩送行者，尚有項安世、韓淉兩人。⁴³項作題爲〈包山送辛大卿知福州〉⁴⁴、韓作題爲〈送辛帥三山〉⁴⁵，均以報國、壯懷相勉，不及辛詞，故不予論述。

至於陳傅良此詩，兼論辛氏其人其詞，故視爲「論詞」詩。起首兩句，爲辛棄疾才不爲世用，徒教歲華老去而感慨。關於辛氏之「長才」，當時即頗見論及。如朱熹〈答辛幼安啓〉即稱：「卓犖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⁴⁶然古來材大者，恆不見用於時，此英雄所以氣短也。陳傅良秉此觀點，乃謂自昔才大者，恆恨生於太平之時（詩中「平時」，指太平之時），以無用武之地也。印證當時日趨下流、蒙蔽於苟安假象之南宋局勢，則見所謂「平時」，實存莫大諷刺。復查辛棄疾曾於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孝宗淳熙元年（1174），以及年五十三（光宗紹熙四年，1193），三度蒙召進京，⁴⁷真乃「三入修門兩鬢絲」（按：修門，原指戰國楚郢都之城門，後常用指國都之門）。而似

⁴² 同注 41，卷 2533，頁 29280。

⁴³ 蔡義江、蔡國黃：《辛棄疾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7 年 8 月），頁 206。

⁴⁴ 宋·項安世〈包山送辛大卿知福州〉詩云：「樓頭尊酒送將行，樓下江潮意未平；漠漠南天垂雨腳，陰陰長夏作秋聲。杜陵戀闕心應苦，楚客思君淚合傾；莫倚輕紅宜重碧，男兒報國在尊生」，見同注 10，冊 44，卷 2373，頁 27294。

⁴⁵ 宋·韓淉〈送辛帥三山〉詩云：「暫著鵬行卻建牙，此身何地不爲家；閩山又作年時夢，吳會分明眼底花。舒卷壯懷公自笑，往來行李士爭誇；棠陰應有邦人望，笳鼓西風擁帥華」，見同注 10，冊 52，卷 2763，頁 32640。

⁴⁶ 宋·朱熹：《晦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 年 9 月），冊 1146，卷 85，頁 21。

⁴⁷ 鄧廣銘：《辛稼軒年譜》，見附於《增訂本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2007 年 2 月），頁 657、675、751。

此讚歎、同情辛氏者，當時尤不乏人。如宋·陸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詩云：「稼軒落第凌飽謝，退避聲名稱學稼。……大材小用古所歎，管仲蕭何實流亞。」⁴⁸宋·陳亮《辛稼軒畫像贊》亦稱：「眼光有稜，足以映照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豪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斑斑，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當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⁴⁹甚至辛氏於是年抵福建時，於「和盧國華」之〈滿江紅〉（起句：漢節車南）詞中，亦云：「還自笑，人今老。空有恨，縈懷抱。記江湖十載，厭持旌纛。濩落我材無所用，易除殆類無根潦。」⁵⁰可見當時無用之恨，磊落如辛氏及其友人，皆深有感受。

三、四兩句，承前而來，謂辛氏才大不爲世用，以致孝宗淳熙八年（1181）冬十一月，以盛年四十二，被臺臣王藺劾以「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遂落職閒居江西上饒之帶湖，迨年屆五十三被召，凡閱十一年。⁵¹此期間，辛氏豈能置身酒甕邊學魏無忌「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⁵²（第二句「可能」宜作「怎麼」、「豈能」）？於是處抱甕灌園花間之歲月中，乃學晚唐文士填詞度日。然「花間卻學晚唐詞」一句，絕無貶損辛氏之意，尤不可視爲辛詞學《花間》晚唐詞風。而係指欲得辛氏材不爲世用之心聲者，最宜讀其所作長短句爲是。此種見解，范開〈稼軒詞序〉亦曾道及，茲引錄片斷以爲證：

雖然，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方將歛藏其用以事清曠，果何意於歌詞哉，直陶寫之具耳。故其詞之爲體，如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隨所變態，無非可觀。無他，

⁴⁸ 宋·陸游：《劍南詩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冊1162，卷57，頁818。

⁴⁹ 宋·陳亮：《龍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冊1171，卷10，頁584。

⁵⁰ 同注47，卷3，頁321。

⁵¹ 同注47，頁721。

⁵² 漢·司馬遷：《史記》（同注33），冊3，卷77，頁2384。

意不在於作詞，而其氣之所充，蓄之所發，詞自不能不爾也。其間固有清而麗、婉而嫵媚，此又坡詞之所無，而公詞之所獨也。昔宋復古（宋迪）、張乖崖（張詠）方嚴勁正，而其詞迺復有濃纖婉麗之語，豈鐵石心腸者類皆如是耶？⁵³

即緣辛氏將詞視為「陶寫之具」，此詩腹聯乃云：「潸然北顧關河水，簡在西清日月遲。」意謂：辛氏北顧關河，見山河未復，不禁潸然淚下；而朝廷讓辛氏長久閑居帶湖，此次能被任命為集英殿修撰，未免為時太久（簡在，簡拔；西清，喻指宮殿帝側）。而辛氏此種處境與心情，何處可見？盡在所填之長短句中。如孝宗淳熙二、三年（1175、1176）所填之〈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上片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⁵⁴；淳熙十六年（1189）所填之〈賀新郎〉（同父見和，再用韻答之）下片云：「事無兩樣人心別。問渠侬，神州畢竟，幾番離合。汗血鹽車無人顧，千里空收駿骨。正目斷，關河路絕。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⁵⁵此等作品，諒陳傅良亦必熟知，故能探得辛氏填詞之委屈與寄託，要亦了解辛氏之遭際而再三致意也。

陳詩五、六兩句雖為辛氏終被朝廷簡拔任命，深覺慶幸，然亦不能不擔憂。故末結引蘇武〈別李陵〉詩：「雙鳧俱北飛，一雁獨南翔」⁵⁶，以道離別之感傷；並以「從此恐差池」，表達從此兩人或如蘇武與李陵，置身天南地北，再難相見。苟非相知甚深，焉能如此深刻話別！證諸當時陳傅良權兼中書舍人，為調和孝宗與光宗之矛盾，費盡心力；而權臣趙汝愚與韓胄又相互侵軋，故「恐差池」云云，實亦可視為擔憂兩人恐不得志於朝廷之告解。稍後，陳傅良果因調和兩宮之建言

⁵³ 同注 47，頁 596。

⁵⁴ 同注 47，卷 1，頁 41。

⁵⁵ 同注 47，卷 2，頁 238。

⁵⁶ 漢·蘇武：〈別李陵〉詩，見收於《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臺北：世界書局，1978 年 10 月），冊上，卷 2，頁 28。

不被採納，且因「御史中丞謝深甫言其芘護辛棄疾，依託朱熹」⁵⁷遂「自免而歸」；辛氏亦於二年後（寧宗慶元元年，1195），因御史中丞何澹奏劾「酷虐哀斂，掩帑藏爲私家之物，席捲福州，爲之一空。」⁵⁸再度落職閒居，然則陳、辛兩人，真乃惺惺相惜、同病相憐也。

（四）劉克莊〈自題長短句〉

劉克莊（1187-1269），初名灼，字潛夫，號後村，莆田（今屬福建）人。寧宗嘉定二年（1209）以蔭補將仕郎，初仕靖安主簿、真州錄事。後游幕於江、浙、閩、廣等地。十二年監南嶽廟。十七年知建陽縣。以詠〈落梅〉詩得禍，閑廢十年。理宗端平元年（1234）爲帥司參議官，二年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尋罷。淳祐六年（1246），以「文名久著，史學尤精」，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七年出知漳州。八年遷福建提刑。景定三年（1262）權工部尚書、兼侍讀，旋出知建寧府。五年因目疾，以煥章閣學士致仕。度宗咸淳四年（1268）除龍圖閣學士。五年卒，年八十三，諡文定。生前曾自編文集，林希逸作序，繼有後、續、新三集，後由其季子山甫匯編爲《大全集》二百卷。⁵⁹

劉克莊〈自題長短句〉，係七律一首，見於《後村集》⁶⁰，並收錄於《全宋詩》，詩云：

春端帖子讓渠儂，別有詩餘繼變風；壓盡晚唐人以下，託諸小石調之中。

蜀公嘉柳歌仁廟，洛叟譏秦媒上穹；可惜今無同好者，樽前憶殺老花翁。⁶¹

⁵⁷ 清·徐松纂輯：《宋會要輯稿·職官·黜降官十》（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年10月），冊102（書局出版第五冊），卷3892，〈職官七三之十九〉，頁4012。

⁵⁸ 同注47，頁759。

⁵⁹ 同注10，冊58，卷3033，頁36133。傳中所提〈落梅〉詩，原文如次：「一片能教一斷腸，可堪平砌更堆牆；飄如遷客來過嶺，墜似騷人去赴湘。亂點莓苔多莫數，偶黏衣袖久猶香；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見同冊，卷3035，頁36170。

⁶⁰ 宋·劉克莊：《後村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冊1180，卷34，頁294。

此詩首句，劉氏宣稱以往逢立春日，恆以工麗之五、七言絕句撰寫「春端帖子」（或稱「春帖子」），此乃宋人習俗。宋·朱弁《曲洧舊聞》即曾載一故事，茲引錄如次：

歐公與王禹玉（王珪）、范忠文（范鎮）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曰：「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⁶¹

洎乎南宋，此等工麗之「春帖子」，亦當遜於以婉麗為正宗之「詩餘」；次句爰稱此「詩餘」殊堪繼承唐之「變風」，反映亂世之音、民間疾苦。

三、四兩句，進而道出自詞體興起後，文士競相填作，以致晚唐以下，兩宋文壇皆為此體之天下。此中「小石調」係藉以代稱詞體，蓋相較於詩之莊重，詞則以「旖旎嫵媚」見稱；而此係小石調音聲之特色，故用以代稱「詞」。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即載：「凡聲音各應律呂，分六宮、十一調，共十七宮調。仙呂宮唱清新繚邐，南呂唱感嘆傷悲。……小石唱旖旎嫵媚。」⁶²

五、六兩句，列舉兩例，表達個人對詞體應承載何種內容之見解。前一例為「蜀公喜柳歌仁廟」，係指范鎮（字景仁，累封蜀郡公，諡忠文，1008-1088）稱頌柳永填詞歌頌仁宗事，見載於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⁶¹ 同注 59，冊 58，卷 3066，頁 36584。按：此詩於「蝶」字下附注云：「原作『蝶』，據馮本改。」又於「無」字下附注云：「原作『世』，據馮本改。」

⁶² 宋·朱弁：《曲洧舊聞》（北京：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本，2002 年 8 月），卷 7，頁 180。

⁶³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燕南芝庵先生唱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2 月），卷 27，頁 338。

范蜀公（鎮）少與柳耆卿同年，愛其才美，聞作樂，嘗嗟曰：「繆其用心。」謝事之後，親舊聞盛唱柳詞，後嘆曰：「仁廟四十二年太平，吾身為史宦二十年，不能贊述，而耆卿能盡形容之。」⁶⁴

後一例為「洛叟譏秦嫖上穹」，係指程頤（世稱伊川先生）譏秦觀填詞褻瀆蒼天之事，見載於《河南程氏外書》：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駭然。⁶⁵

以上兩事，明顯流露劉克莊之詞學觀，在於文士填詞宜充分反映時代，不可學秦觀填作〈水龍吟〉（起句：小樓連遠橫空），寫出「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句。為充分了解其詞之意涵，並引錄全詞如次：

小樓連遠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朱簾半卷，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斜是院落，紅成陣、飛鴛甃。玉珮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⁶⁶

此詞上片費許多筆墨，僅寫清明微雨、殘紅飄瓦之季節，自閨中小樓下望，見車馬急速駛過。下片則表達閨中少婦發現行過之車馬，並非期待之歸人，於焉「過

⁶⁴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6月），冊940，卷42，頁134。

⁶⁵ 宋·程頤：《程氏外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廣編》本，1976年6月），卷12，頁52。

⁶⁶ 同注14，冊1，頁587。

盡千帆皆不是」之惆悵，乃油然而生；依舊未變者，爲當空之皓月耳。如此內容虛空之作品，蘇軾即曾批評，見載於宋·俞文豹《吹劍三錄》：「東坡問少游別有何作？少游舉『小樓連苑（按：《全宋詞》作「遠」）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坡曰：『十三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⁶⁷要之，似此筆墨費盡，未能反映現實之作品，不但見譏於蘇軾、程頤，亦不被劉克莊所接受。

至於柳永之作品，則因不乏反映所處仁宗一朝之太平氣象，內容具體可睹，故劉克莊引之爲例，茲舉柳詞兩闋以證之：

〈迎春樂〉

嶺管變青律，帝里陽和新布。晴景回輕煦。慶嘉節、當三五。列華燈、千門萬戶。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十里然絳樹。鰲山聳、喧天簫鼓。漸天如水，素月當午。香徑裡、絕纓擲果無數。更闌燭影花陰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時、朝野多歡民康阜。隨分良聚。堪對此景，爭忍獨醒歸去。

〈望海潮〉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⁶⁸

以上兩詞，〈迎春樂〉寫帝里開封元宵節熱鬧之情形：上片寫大地春回，京城逢三五元宵，家家戶戶、街坊里巷，掛滿燈籠之場面，主燈則係以無數燈籠架構而成之「鰲山」；搭配喧天簫鼓，真教遊賞之人飽享耳目之福。下片轉寫子夜之際，遊人歡樂之情形；「絕纓」、「擲果」之外，年輕之紅男綠女尤多「奇

⁶⁷ 宋·俞文豹《吹劍三錄》（臺北：世界書局《宋人割記八種》本，1980年11月），頁52。

⁶⁸ 以上兩詞，見同注14，冊1，頁21、50。

遇」，浪漫風流，真乃民康物阜之太平氣象。試取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相對照：

僕從先人宦遊南北，崇寧癸未（一一〇三）到京師，卜居於州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凌，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技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⁶⁹

按：孟氏所記雖屬北宋後期情況，亦可推想仁宗太平時期之氣象，尤足證明柳詞之描述，絕無虛誇。〈望海潮〉則係寫杭州繁華之樣貌：上片記寫杭州郊外，以錢塘潮為主之景色，亦狀人口之眾多、城市之富饒。下片則聚焦於西湖，以及西湖之遊人，包括「樂工」、「釣叟」、「蓮娃」、「官員」等，流露一派雍熙太平之氣象；甚而因所寫「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十分迷人，遂引發金人對宋室江山之垂涎。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即載：「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詞略）』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⁷⁰，此結果又恐非柳氏所能逆料。而柳氏據實反映現實，在兩宋稱賞者固不止劉克莊一人，他如宋·黃裳〈書樂章集後〉云：「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嘉祐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⁷¹宋·陳振孫《直齋書

⁶⁹ 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10月），頁39。

⁷⁰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同注16），〈丙編〉，卷1，頁241。按：薛瑞生《樂章集校註》，認為柳永詞係作於「孫沔」帥錢塘時。

⁷¹ 宋·黃裳〈書樂章集後〉，《演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冊1120，卷35，頁239-240。

錄解題》云：「柳詞格固不高，而音律諧婉，語意妥貼，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於羈旅行役。若其人，則不足道也。」⁷²皆是其證。

劉氏為何如此擡舉柳永詞？筆者以為對北宋太平時期之嚮往，實為主要因素。據前錄小傳可知劉氏所處時代，正值史彌遠、賈似道相繼擅權之際，邊警時起，國事日非，宋室江山實已危如累卵，有志之士莫不憂心忡忡。史、賈兩人依然翦除異己、粉飾度日，真教有志之士為之氣結。而劉克莊曾為〈落梅〉詩得罪史氏，閑廢達十年，內心不平，時行諸筆墨。如〈病後訪梅九絕〉之一云：「夢得因桃教左遷，長源為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并柳，卻被梅花累十年」⁷³；〈賀新郎·宋庵訪梅〉（鵲報千林喜）詞云：「老子平生無他過，為梅花、受取風流罪。簪白髮，莫教墜。」⁷⁴於焉反映時勢，抒寫懷抱，乃時見之於詞篇。如〈賀新郎〉（實之三和，有憂邊之語，走筆答之）：

國脈微如縷。問長纓、何時入手，縛將戎主。未必人間無好漢，誰與寬些尺度。試看取、當年韓五。豈有穀城公付授，也不干、曾遇驪山母。談笑起，兩河路。少時棋柝曾聯句。嘆而今、登樓攬鏡，事機頻誤。聞說北風吹面急，邊上衝梯屢舞。君莫道、投鞭虛語。自古一賢能制難，有金湯、便可無張許。快投筆，莫題柱。

〈滿江紅〉（夜雨涼甚，忽動從戎之興）：

金甲瑯戈，記當日、轅門初立。磨盾鼻、一揮千紙，龍蛇猶濕。鐵馬曉嘶營壁冷，樓船夜渡風濤急。有誰憐、猿臂故將軍，無功級。平戎策，從軍什，零落盡，慵收拾。把茶經香傳，時時溫習。生怕客談榆塞事，且教兒誦花間集。嘆臣之壯也不如人，今何及。⁷⁵

⁷²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3月），下冊，卷21，頁1271。

⁷³ 同注59，冊58，卷3042，頁36276。詩下自注云：「鄴侯〈詠柳〉云：『青青車門柳，歲晏必憔悴』楊國忠以為譏己。」

⁷⁴ 同注14，冊4，頁3348。

⁷⁵ 以上兩詞，見同注14，冊4，頁3352、3332。

以上兩詞，〈賀新郎〉係與好友王邁（字實之，號臞軒，興化軍仙遊人，1185-1248）唱和五次中之第三次，題云「憂邊」，實因理宗嘉熙（1237-1240）間，「蒙古侵壽春、圍瀘州、破成都；淳祐元年（1241），田世顯以成都叛；二年伊克顏自商房攻瀘州；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滁，江左亟亟」⁷⁶故劉氏於詞中揭露當時南宋邊防空虛、國事岌岌可危之現實。上片以「韓五」（韓世宗）出身行伍為例⁷⁷，主張寬錄抗敵致勝之人才。下片提出敵寇猖獗，欲保家衛國；切不可僅依恃險阻，仍須仰仗張巡、許遠等英雄人物；末結更呼籲知識份子，投筆從戎，共赴國難，真足教頑廉懦立也。

〈滿江紅〉詞，上片先回憶曾在軍幕草擬文書，加入抗金行列，然終究未被重用；下片稱一腔報國熱腸，無從發揮，遂以溫習《茶經》、《香傳》等無關國事之書度日；並以風格綺靡、無關民生之《花間集》教授兒孫、脫離政治。而回顧一生，少壯既無貢獻，今年華垂老，正好「萬事不關心」，度其悠游歲月。實則全詞可見其「從戎」之志未減，報國之心洋溢，唯機會不來，遂以自我嘲諷之筆觸，道出滿懷之孤憤。清·李調元《雨村詞話》云：「劉後村克莊有〈滿江紅〉十二首，悲壯激烈，有敲碎唾壺，旁若無人之意，南渡諸賢皆不及。升庵（楊慎）稱其壯語足以立懦，信然。自名別調，不辜也。」⁷⁸清·馮煦《蒿庵論詞》云：「後村詞與放翁、稼軒，猶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國，似放翁；志在有為，不欲以詞人自域，似稼軒。如〈玉樓春〉云：『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憶秦娥〉云：『宣和宮殿，冷煙衰草』，傷時念亂可以怨矣。又其宅心忠厚，亦往往於詞得之：〈滿江紅·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云：『帳下健兒休盡說，草間赤子俱求活。』……胸次如此，豈翦紅刻翠者比邪？」⁷⁹凡此，皆能說中劉詞之特色。

了解劉克莊之心志及其詞篇之特色，可知劉氏所以抑秦揚柳、頌讚柳詞歌頌

⁷⁶ 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彙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冊4，頁3132。

⁷⁷ 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別集》載：「（韓世忠）慄悍絕人，不用鞭轡，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潑韓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4年7月），冊449，卷6，頁582。

⁷⁸ 清·李調元《雨村詞話》（同注20），冊2，卷3，頁1421。

⁷⁹ 清·馮煦《蒿庵論詞》（同注20），冊4，頁3595。

仁廟，以及對太平盛世之嚮往，誠然其來有自。而環顧當時詞壇，劉氏以為能與之並轡，具相同理念者，唯孫惟信（字季蕃，號花翁，1179-1243）其人。故此詩末結乃云：「可惜今無同好者，樽前憶殺老花翁。」至於孫惟信何許人也？吾人試引錄劉克莊所作相關作品，即可知其梗概：

〈孫花翁墓誌銘〉

季蕃孫氏，名惟信，季蕃字也。貫開封，曾祖昇，祖可，父頴，皆武爵。季蕃少受祖澤，調監當不樂，棄去。始昏於婺，後去婺游四方，而留蘇杭最久。其言以家為繫縲，以貨為贅疣，一身之外無它人，一榻之外無長物，居下竺廡院，躬爨而食。書無乞米之帖，集無逐貧之賦，終其身如此。自號花翁，名重江浙，公卿間（此字疑作「聞」字為是）孫花翁至，爭倒屣。所談非山水風月，一不挂口。長身緼袍，意度疎曠，見者疑為俠客異人。其倚聲度曲，公瑾之妙；散髮橫篴，野王之逸；奮袖起舞，越石之壯也……季蕃長於詩，水心葉公所謂「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鋒直」者也。中遭詩禁，專以樂府行。余每規季蕃曰：「王介甫惜柳耆卿繆用其心，孫莘老譏少游放潑，得無似之乎？」季蕃笑曰：「彼踐實境，吾特寓言耳。」然則以詩沒節，非知季蕃者，以詞沒詩，其知季蕃也愈淺矣。⁸⁰

〈哭孫季蕃二首〉

歲晚湖山寄幅巾，浩然不見兩眉顰；看花李益無同伴，顧曲周郎有後身。
厚祿殷勤營葬地，隱君歡喜得吟鄰；看來造物於君厚，判斷風光七十春。

每歲鶯花要主盟，一生風月最關情；相君未識陳三面，兒女都知柳七名。
自有菊泉共祭享，不消麥飯作清明；老身獨殿諸人後，吟罷無端雪涕橫。⁸¹

⁸⁰ 宋·劉克莊：《後村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冊1180，卷19，頁198。

⁸¹ 同注10，冊58，卷3045，頁36320。按：劉氏於「吟鄰」下自注云：「唐人題李白墳云：『誰移朱陽家，來作此吟鄰』」。

自上引資料，可見劉克莊與孫惟信，交游匪淺；故孫氏卒，既爲之作墓誌銘，復作挽詩以弔之。又自墓誌銘所稱「然則以詩沒節，非知季蕃者，以詞沒詩，其知季蕃也愈淺矣」，則見劉氏最推崇孫氏者，首在其「節操」，次爲詩之成就，又次爲詞之成就。就「節操」言之，孫氏世襲武爵，國步維艱，理當爲世所用。然年屆二十以後，值寧宗（1195-1224）、理宗（1225-1264）相繼在位，奸相弄權，英雄已難出頭，故一旦「棄去」，終不涉政事，所談盡屬山水風月；乃爲公卿所推重，則其磊落胸襟，當有令人稱許者。劉克莊〈沁園春·送孫季蕃弔方漕西歸〉詞云：

歲寒天暮，一劍飄然，幅巾布裘。盡緣雲鳥道，躋攀絕頂，拍天鯨浸，笑傲中流。疇昔奇君，紫髯鐵面，生子當如孫仲謀。爭知道，向中年猶未，建節封侯。南來萬里何求。因感慨橋公成遠游。歎名姬駿馬，都成昨夢，隻雞鬥酒，誰弔新丘。天地無情，功名有命，千古英雄只麼休。平生客，獨羊曇一個，灑淚西州。

劉鎮（寧宗嘉泰二年進士，1202）〈沁園春·和劉潛夫送孫花翁韻〉詞云：

誰似花翁，長年湖海，蹇驢弊裘。想紅塵醉帽帽，青樓歌扇，揮金談笑，惜玉風流。吳下阿蒙，江南老賀，肯爲良田二頃謀。人間世，算到頭一夢，螻蟻王侯。悠悠吾道何求。況白首相逢說舊游。記疏風淡月，寒燈古寺，平章詩境，分付糟丘。聚散擲沙，炎涼轉燭，歸去來兮萬事休。無何有，問從前那個，騎鶴揚州。⁸²

以上兩詞，據錢仲聯《後村詞箋注》編年，劉克莊係作於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⁸³，時孫惟信年四十四。吾人讀其內容，知劉克莊爲年屆中年猶未建節封侯之孫惟信頗覺不平，復爲英雄就此終其一生，惋惜不已，印證劉氏一生，豈非夫子自道

⁸² 以上兩詞，見同注 14，冊四，頁 3311、3163。

⁸³ 錢仲聯：《後村詞箋注》（臺北：大立出版社，1982 年），卷 1，頁 4。

乎？至於劉鎮和詞，則道出孫氏視王侯如螻蟻之灑脫，以及世道炎涼之悲慨，終乃肯定其「歸去」之抉擇。要之，皆以「氣節」相推重也。

至論孫氏之詞，劉克莊雖謂不如其詩，然值史彌遠詩禁之際，孫氏委曲心境乃託之於「樂府」，故其詞頗見稱於當時。劉克莊於〈哭孫季蕃二首〉詩中，一以「顧曲周郎有後身」，稱其填詞識音；一以「兒女都知柳七名」，道其詞壇聲名。然自所作〈墓志銘〉記載與孫氏對答一段衡之，孫氏對王安石（字介甫）稱柳永「繆用其心」，孫覺（字莘老）譏「少游放潑」，係以「彼踐實境」看待，則知柳、秦皆以真實反映當時局勢民情為可貴。至其所作乃自喻為「寓言」，蓋處網禁之下，不得不有顧忌，遂買醉花間，悠忽其詞。讀者須知此背景，方能探得箇中道理。茲檢閱《全宋詞》所錄，孫氏作品僅十一闕：其中七闕錄自南宋·趙聞禮《陽春白雪》，一闕錄自宋·周密《絕妙好詞》，全屬知音識曲之士所選，自以「雅正」為主。內容則不外酒邊歌筵之作，與反映時事無關，卻為孫氏棄官之後，真實生活之寫照。而當時局勢已然每下愈況，銳進之志士每見排擠，不得已而放頹乎花間，此孫氏所以道柳、秦之作為「實境」，自己所作為「寓言」（寄寓情懷之言）之故。元·方回《瀛奎律髓》稱：「孫季蕃老於花酒，以詩禁，僅為詞，皆太平閒人也。」⁹⁴此論極道地，堪稱孫氏知己。雖然，此等作品終亦有人鑑賞，如宋·沈義父《樂府指迷》稱：「孫花翁有好詞，亦善用意。但雅正中忽有一兩句市井語，可惜」⁹⁵；清·查禮《銅鼓書堂詞話》稱：「孫花翁惟信，字季蕃。在江湖頗有標致。多見前輩，多聞舊事，善雅談。長短句尤工，有《花翁詞》一卷。〈夜合花〉（閨情）云：『風葉敲窗，露蛩吟甃，謝娘庭院秋宵。』又云：『魂斷留夢，煙迷楚驛，月冷藍橋。』又云：『羅衫暗摺，蘭痕粉跡都銷。』又云：『幾時重憑，玉驄過處，小袖輕招。』又〈燭影搖紅〉（詠牡丹）云：『對花臨景，為景牽情，因花感舊。』又云：『絮飛春盡，天遠書沉，日長人瘦。』又〈南鄉子〉（感舊）云：『霜冷闌干天似水，揚州。薄倖聲名總是愁。』又云：『一夢覺來三十載，風

⁹⁴ 元·方回：《瀛奎律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3月），冊1366，卷42，頁461。

⁹⁵ 宋·沈義父：《樂府指迷》，同注20，冊1，頁278。

流。空對梅花白頭。』詞之情味纏綿，筆力幽秀，讀之令人涵泳不盡。」⁸⁶

然孫氏尚有一闕錄自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兩闕錄自周密《浩然齋雅談》，所呈現之詞風，與「雅正」迥不相侔。茲引錄如次：

〈失調名·四十九歲自壽〉

壽花戴了。山童問、華庚多少。待瞞來、又怕旁人笑。況戒臘、淳熙可考。大衍之用恰恰好。學易後、尚一年小。謝屐唐衣眉山帽。薰風送下蓬島。生巧。呂翁昨夜鐘離早。又曾參、兩個先生道，又也曾偷啖棗。百屋堆錢都不要。更不要、衮衣茸纛。但要酒星花星照。鶻笑到老。

〈山龍吟·除夕〉

小童教寫桃符，道人還了常年例。神前灶下，祓除清淨，獻花酌水。禱告些兒，也都不是，求名求利。但吟詩寫字，分數上面，略精進、儘足矣。飲量添教不醉。好時節、逢場作戲。驅儺爆竹，軟錫酥豆，通宵不睡。四海皆兄弟，阿鵲也、同添一歲。願家家戶戶，和和順順，樂升平世。

〈望遠行·元夕〉

又還到元宵臺榭。記輕衫短帽，酒朋詩社。爛漫向、羅綺叢中，馳騁風流俊雅。轉頭是、三十年話。量減才慳，自覺是、歡情衰謝。但一點難忘，酒痕香帕。如今雪鬢霜髭，嬉遊不忺深夜。怕相逢、風前月下。⁸⁷

此等作品，亦屬孫氏真實生活及處事態度之告白，全屬豪放直致之作，真有劉克莊《後村詞》之況味⁸⁸。即劉克莊本人亦曾見孫氏之作，故嘗作〈夜檢故書，得孫季蕃詞，有懷其人二首〉詩云：

⁸⁶ 清·查禮：《銅鼓書堂詞話》，同注20，冊2，頁1484。

⁸⁷ 以上三詞，見同注14，冊4，頁3178、3180、3181。

⁸⁸ 明·楊慎《詞品》云：「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有《後村別調》一卷，大抵直致近俗，效稼軒而不及也。……送陳子華帥真州云……莊語亦可起懦。」（同注20），冊1，卷5，頁511。

貪聽譙更夜朱眠，偶拈一卷向燈前；鳳簫按譜聲聲叶，鮫帕盛珠顆顆圓。
洛叟曾規秦學士，蜀公晚喜柳屯田；江湖冷落詞人少，難起花翁傍酒邊。

中年豪宕以詞行，醉墨淋漓一座傾；昔競捧箋求少蘊，今誰瀝酒弔耆卿。
戴花起舞生無悶，薦菊為肴死亦清；愁絕水仙祠畔路，萋萋芳草幾枯榮。⁸⁹

自詩中所稱「鳳簫按譜聲聲叶，鮫帕盛珠顆顆圓」，以及「中年豪宕以詞行，醉墨淋漓一座傾」，則知孫氏詞宜兼婉約、豪放而有之，惜今未能睹其全集⁹⁰。然自劉克莊所作〈墓志銘〉稱其棄官後，「所談非山水風月，一不挂口」，可推知其集中或難見慷慨談論時勢之作。雖然，藉詞抒寫生不逢時、不為世用之情，則劉、孫兩人固無二致；此即劉詩末結所謂：「可惜今無同好者，樽前憶殺老花翁」之真諦也。至論劉氏為何再三以柳永喻孫氏，經綜合分析後，筆者以為有下列諸原因：其一，柳、孫兩人均棄功名之路，流連江湖，而聲稱詞壇；其二，柳、孫兩人之作品，兼具雅、俗兩類，足供時人各取所需；其三，柳、孫兩人均能反映個人所處之時代與遭際，唯孫氏滿腔苦悶不得抒發，故採「寓言」方式，隱身花間；柳氏則生逢太平盛世，所寫盡屬「實境」，為兩人明顯差異處。而能知其心跡者，厥為劉克莊，故不吝予以頌揚；實則劉氏之寓聲樂府，亦同此境，「憶殺花翁」云云，不過藉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耳。

三、結語

本論文以南宋「論詞」詩四首為例，予以析論，雖不足以窺得全豹，亦足備鼎鑪一嘗。茲就所析周紫芝七律論秦觀其人其詞（題長不錄）、楊萬里七古〈送子上弟赴郴州史君羅達甫寺正之招〉論及秦觀其人其詞、陳傅良七律〈送辛卿幼

⁸⁹ 同注 10，冊 58，卷 3055，頁 36443。

⁹⁰ 趙萬里輯有《花翁詞》一卷，見收於《校輯宋金元人詞》（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 年 3 月），與《全宋詞》所錄全同，唯次第稍異耳。

安帥閩》論及辛棄疾其人其詞、劉克莊則以七律〈自題長短句〉表達個人之詞學觀等，略綴數語總結如次：

(一)就體製言，兩宋「論詞」詩，亦以七絕最夥，次爲七律，次爲古詩。此中以七絕論詞者，較易明辨；本文則刻意選擇南渡及南宋初、中、晚期作家三首七律及一首七古爲例，提醒詞壇同好，檢蒐詩話、詞話、筆記、論詞絕句做爲批評資料之餘，亦不可忽略宋代詞人亦多屬詩人，若能廣泛讀其詩篇，必有意外收穫。此亦筆者初步完成《清代論詞絕句》之蒐輯、研究、出版之後，所以上溯唐宋，擴大絕句以外體製蒐輯之原因。

(二)就詩題言，兩宋「論詞」詩，尚未如清人逕標「論詞絕句」等字樣。此中屬專論者，至少標明「題」某人作品，如劉克莊〈自題長短句〉是也。餘率雜入日常酬酢詩中，讀者務必逐首細檢，披沙揀金，方能探得一、二資料。

(三)就寫作技巧言，清人「論詞絕句」每好以所論對象之作品或行實、軼事入詩，讀者自易按圖索驥。實則兩宋「論詞」詩，已然開啓此風氣，論者若能由此入手，解析必能得心應手。以本文析論之四首詩爲例，周紫芝即化用秦觀〈好事近·夢中作〉：「醉臥古藤陰下」一句入詩；楊萬里亦化秦觀〈踏莎行〉：「郴江幸自繞郴山」及〈阮郎歸〉「郴陽和雁無」詞句入詩。至於以詞人行實、軼事入詩，本文所舉四首詩中，無一首例外，詳參正文，茲不贅述。

(四)就內容言，兩宋「論詞」詩，以寫詞人行實、遭際、軼事爲常見，視之爲「論人」可也。至若直接論作品，符合全然「論詞」者，較爲少見。蓋作詩既在酬酢，則交代兩人交誼、詞人行實，固不能或免。如本文所舉周紫芝七律，旨在論秦觀被貶之心境及辭世之軼聞，然亦對所作〈好事近·夢中作〉詞，提出「一死生，齊物我」之評論。次如楊萬里七古，旨在送別族弟楊扶赴郴州，而論及曾被貶郴州之韓愈、秦觀，並以「妙語久絕絃」稱頌其作品，兼勉楊扶能承繼前賢，賡續創作；要以應酬爲多、批評較少。又此如陳傅良七律，旨在送別辛棄疾赴閩帥，亦以論行實、遭際爲主，然「瓮下可能長夜飲，花間卻學晚唐詞」兩句，提醒讀者辛氏所以爲「詞人」，實乃不得已也，故讀其詞務必了解詞中有人。至如劉克莊七律〈自題長短句〉，首先提出晚唐以下文壇，盡屬宋詞天下；而後以「柳永」能歌頌仁宗太平盛世爲例，強調填詞務必反映「實境」，並推舉好友「花翁」

孫惟信爲「當下」之代表，實亦肯定自我。似此詩篇，方爲名符其實之「論詞」作品，殊覺可貴。

參考書目

- 漢·東方朔撰：《海內十洲志》，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百子全書·山海經注》本，1996年。
-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本，1977年2月。
- 唐·韓愈著、馬通伯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華正書局，1982年。
- 宋·程頤：《程氏外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廣編》本，1976年6月。
- 宋·黃裳：《演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
- 宋·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本，1967年。
-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
- 宋·王銍：《默記》，北京：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1981年9月。
-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
-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9月。
- 宋·秦觀撰、徐培均箋注：《淮海居士長短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
- 宋·惠洪：《冷齋夜話》，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1年3月。
- 宋·朱弁：《曲洧舊聞》，北京：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本，2002年8月。
- 宋·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10月。
- 宋·陸游：《劍南詩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
- 宋·楊萬里：《誠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

- 宋·朱熹《晦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
- 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4年7月。
- 宋·陳傅良：《止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
- 宋·陳亮：《龍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
- 宋·俞文豹：《吹劍三錄》，臺北：世界書局《宋人割記八種》本，1980年11月。
-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本，2002年8月。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3月。
- 宋·劉克莊：《後村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9月。
- 宋·劉克莊撰、錢仲聯箋注：《後村詞箋注》，臺北：大立出版社，1982年。
-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5年6月。
- 宋·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2年3月。
- 元·脫脫等：《宋史》，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本，1979年9月。
- 元·方回：《瀛奎律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3月。
-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2月。
- 清·康熙勅撰《全唐詩》，臺北：盤庚出版社，1979年2月。
- 清·徐松纂輯：《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10月。
-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年。
- 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臺北：世界書局，1978年10月。
- 蔡義江、蔡國黃：《辛棄疾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8月。
-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2月。

楊海明：《唐宋词論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

施蛰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12 月。

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主編：《中國詞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0 月。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 12 月。

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 月。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 7 月。

唐圭璋編纂、吳熊和主編：《唐宋词彙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年 1 月。

孫克強：《清代詞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1 月。

鄧廣銘：《增訂本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2007 年 2 月。

王偉勇：《詩詞越界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9 年 9 月。

王偉勇：《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里仁書局，2010 年 9 月。

辛更儒〈《誠齋集》所載楊萬里家族人物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 年第 2 期（總 161 期）。

陳水雲：〈論詞絕句的歷史發展〉，《國文天地》26 卷 6 期，2010 年 11 月，頁 41-42。

趙福勇：《清代「論詞絕句」論北宋詞人及其作品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 年 1 月。

Analysis of Four Ci-Comment Poems 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Wang, Wei Y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four Southern Sung poets' commentaries on present in their poems. The four poets are Zhou Zi-Zhi, Yang Wan-Li, Chen Fu-Liang, and Liu Ke-Zhuang. In his Qilu poem, Self-titled Changduanju, Liu emphasizes the purpose of Ci, arguing that it must serve to mirror the realities of the times, i.e. the "real world" in which the poet lives. To strengthen his point Liu draws Liu Yung's Ci as an example, which extols the halcyon days during Emperor Sung Renzong's reign. While Liu articulates his theoretical views on Ci, the rest simply comment on the Ci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In one of his Qilu poems, Zhou Zi-Zhi deals with Qin Guan's mental states concerning his delegation and touches on the anecdotes about his death. On Hao Shi Jin, Composed in Dreams, he also argues that there exists no dichotomy between life and death; neither are the self and the external world the opposites of each other. Yang Wan Li comments and praises Qin Quan's Ci in his Qigu poem saying, "Such wonderful lines as Qin Quan's no longer exist." But Yang fails to provide evidences to support his arguments. Chen Fu-Liang writes a Qilu to commemorate Xin Qi-Ji's departure and further argues that Xin is never content with simply being a Ci poet.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Xin's works, readers must bear in mind the poet is more than a lyrist but a zealous patriot of grand ambition. Such Ci-comment poems in question are always mingled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written for entertaining purposes and are hard to be distinguished. However, these poems are worth Ci researchers' attention since they serve a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establishing the Ci-poetry criticism database.

Keywords: Ci-comment poem, Ci-poetry criticism, Zhou Zi-Zhi, Yang Wan-Li, Chen Fu-Liang, Liu Ke-Zhuang

